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五



書卷第五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鄒陽董鼎輯錄纂註



召詰

洛伊母遠天室營周恭王成之  
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  
以拳拳於至公之義  
復乎夏商之廢與窳其歸  
以疾德為誠小民之  
在為國家長遠慮  
以大事言止道里  
則已樂三監之難  
近則湯使之遷作  
諸侯而社稷之  
諸侯祀而社稷之  
諸侯祀而社稷之

洛邑  
鼎以朝諸侯所以承  
海其示天下也公於  
形勝處上以制  
於京蓋亦深識形勢  
於京蓋亦深識形勢  
於京蓋亦深識形勢

洛邑  
鼎以朝諸侯所以承  
海其示天下也公於  
形勝處上以制  
於京蓋亦深識形勢

道成

天下也遠漢唐並  
有得於周公成王之  
封於郊在闕右扶風  
子自也

子自也

子自也

子自也

子自也

子自也

子自也

子自也

召詰

萬年宅中圖大之基  
保大定功尤難王在  
之難矣召公拳拳以  
乃七言之至謂不敬  
大定功之尤難也  
及洛誥之半其間出  
多異蓋未定木中蔡  
已撥取之其餘尚有  
當采者

故謂之士中王來洛邑繼天山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  
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  
大邑自是成命對越上天可以繼神祇自是成命對越上天有  
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  
命治民今則休美矣  
**日景長多** 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  
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  
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  
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士中  
**輯錄** 言王來居  
為治服事也十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此林氏以此句王來為一亦  
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 稱周公言當作  
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帝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  
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並書  
**纂註** 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大使仰無愧於天自是而  
祀上下使無愧於鬼神自是而配大宅中為治使無愧於民王  
其有成命於天下也  
此方言服于  
祀天之成  
**殷御事**  
且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王先服**  
言治人  
當先服

**敬作所不可**  
語默出入起居  
可小敬德者其  
語中其初說者多  
要處只是惟此不  
可小敬德而已  
人亦何異哉然欲  
節民之性又在王  
之節化故王又嘗  
以成山言使上下  
通情易以行化  
然後有以保其性  
而日進於  
周臣之使之相  
觀一四善又以身  
率之使之下觀而  
化也  
氏來傷於巧耳  
氏以所字為三  
氏來傷於巧耳  
氏以所字為三  
氏來傷於巧耳  
氏以所字為三

之八 疾故德者更無等特輝疑只今便王手

禮宗之不可遷籍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

德則存捨則亡必繫首肯神級及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

敬之工夫又在敬字而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今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為傳之子也面

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相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

依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

今時已墜厥命矣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節問有不可

傳子之端日禹

也而而稽八若

節盡請八如

考曰其稽我之德知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位不肖實棄老成之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

能稽謀自天身如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憑藉謀

自天則於理無外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

首言

之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召

公

帝自服于土中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洛邑天

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地之中

疾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變也○  
言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耳取幣獨言庶邦  
而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不作無間於庶殷而取幣陳王不及  
庶殷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則優在其中。○陳氏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  
也。○曰：於尊以簡為誠，於卑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稷  
大半先祭，告於郊，社然後用。○曰：此蓋即洛邑新  
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特洛邑新

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祭。祭宗廟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書，投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魯成周討，文數揣  
徒庸慮材用書，撥擢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曰：邦伯者，侯  
甸男服之邦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曰：侯甸男服之邦伯，公以書命邦

召諸

祭註

邦家君





節之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爾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流日其邁即上達反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然王豈為化商而始勉強於敬哉特自敬為我所不可不敬之德而已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敬者非有所勉強而然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勉而為者也能如是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

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以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

嗣受厥命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天命我習亦出此夏商之命當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占然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固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谷可

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于上則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

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天無一物之不賦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

寫一節知今我初服至祈天永命為一節

召

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呂氏曰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命也○新安胡氏曰按呂氏皆以哲命為性命之命然哲命之哲不應遽有性命者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為正○貞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呂氏曰祈亦命無他術惟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廢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肆惟王其德疾云者公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前王其疾敬德之意云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功成其惟二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韜書說其以顯為一節○蘇氏曰商俗靡弊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大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陳氏曰惟在德元而巳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万物者也○地人氏曰惟在德元而巳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万物者也○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善而敢於殄戮忿嫉一生則損君德矣小民濫用遂損君德○新安胡氏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為為用德之小民正所謂若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求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師之以書疏林氏曰王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天求

公拳拳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

在諸侯止在小民之身負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求命

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拜一篇之中言

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

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敬德乃早墜敬命曰肆惟王其疾敬

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懣懣之心也異時成王為守文

令主而周家卜世下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曆然後知召公之言

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善龜也哉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

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讎民殷

與二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厥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

者保而不失受命又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未終也

召公於篇終致致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王當終有天也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常用供王也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天之實則也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周公而旅者蓋當時成王將幸林氏曰讎民百君子猶

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禎民而謂之多士也

蘇氏曰自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薛氏曰先讎民後友民者

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陳氏

洛誥

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

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洛之事今古文皆有其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周  
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周  
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于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  
事也王命于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  
責難之辭也仲來以下成王錫命於殷命寧之事也  
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詔等事及周公居洛歲  
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祖  
發政之後即歸于  
周而未嘗都洛也  
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與答曰無有因幸洛  
詰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伴來獻圖及  
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  
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  
書云誠有解不得與難洛詔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  
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咨問之詞矣答諸子  
善  
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  
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  
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王氏曰此篇有不可知  
者當缺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知  
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  
洛之五月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

###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  
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  
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  
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  
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家宰止百工則周公以家宰總百工  
而已豈不彰二明其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  
之是不可以不辨心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  
生魄至洪大誥  
孔氏曰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  
若四十八字  
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  
氏曰云云朱子采之集解並見蔡傳○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  
王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于明辟  
謂周公攝而治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爲不  
然世或末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

先儒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  
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也出見周公在喪之攝  
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  
言為有證○蔡初王氏曰篇末七年之說陳氏引記禮為證固  
也然踐天子位又不可不關○新安陳氏曰按王莽廢漢孺子  
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  
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其命定

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其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

定其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

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

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

周公不欲心言王幼不能故言

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王若不取及天之初命定命則

不得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以

王命以作新

為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書說參用乙詁

天命以作新

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蔡初王

氏曰語錄擇胤保不若傳順正與大保先周公相宅合

子惟

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

食我及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

獻卜

北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言京師也河朔黎水

瀍水東下都也

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更先定墨而灼龜之

北正食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

也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呂氏曰下都之意主於商

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

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

於黎水再於澗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

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各為洛而土城頑

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瀍自為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

洛澗瀍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瀍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

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

宗廟是為郊野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

復告吉遂營下都各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

王拜手稽首

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

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一人其貞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後使者復公之辭也

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

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方曰億言周公

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之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

公告卜拜受公言猶禹之祭呂氏曰營洛實配宗周其

之誨言拜拜昌言也書說祭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

宗周之辭我與公其共貞固守此其業乎以予者使之辭倚

在而而言王氏十册曰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夏氏

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發與公共當此吉祥葉氏

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一人皆知

其吉而而以示天下也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

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休常吉之卜也新安周公曰王肇

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

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肇盛禮祀于洛邑皆序

其所前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

定都之初筆筆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

有告焉齊有初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

若大役以成報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闢於事

知祭祀之義鬼情者抑不知人和情者抑不知人和情者抑不知人和

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程之賤亦皆

有孚顯若以其效而合其離蓋格君心幸周自此以下漸不

天下之道真愛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周自此以下漸不

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

卜而至於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

考然葉氏說後數章祭復肅董氏曰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

貫穿今從之書說祭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新安陳

氏曰王氏謂此即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

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無文乃非常盛禮豈十

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當親至洛行大

祀禮今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矣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

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

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幸祀禮及朝諸侯證之召諸公至洛定

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

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

予惟曰庶有事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

予惟曰庶有事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

予惟曰庶有事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

洛書

微示其意以待成  
王自教詔之也  
因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敢  
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書論

**輯錄**

此本其備政時言也齊百工謂官終  
已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欲  
夏氏曰王祭于新邑我則  
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

惟謂百官言汝從王而往庶幾必有事於周欲禮樂自天子出  
也○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

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也  
與我故古入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

意於百官以待王  
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

**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  
之以祭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

臣皆祭於大雩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  
公教成王則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

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勳勞功  
臣而又勉其左右王

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也功載者記功之載也載也大視力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  
皆公也大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私悉自教詔之也  
教工也上  
者如此

功而尊之又此功因新邑禮祀  
蓋若紀于太常禮在盟府之類王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

先王之命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見天凡汝所自教之功方  
我之明猶言太史友內史友邦冢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

似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文之此  
周公述王言故亦稱汝也書論

節惟命曰至書  
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之勳  
子其安用為一節

實繁此幸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出功臣可得而推矣吳氏曰已死者祀之其  
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

生者則載以旌賞之。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  
新邑之祀將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勳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

祀使與享矣又當專命群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  
將大視其功而紀載之於冊書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

既往不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  
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詔於百工

其機雖自公發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  
教當自王出之也

**始啜啜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維子也朋比也上言百工  
其可少洵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洵比黨之私則論功行賞孺子

若火然始雖微尚微而其灼燦將次第與燹不可得而撲滅  
洛語

洛語

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

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談火如然尚微而方進之

貌灼焚也叙次第也書說一篇子其朋其性起

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縉紳禍海

內塗炭是也○新安陳氏曰自此以下必脫設所當缺疑如二

孺子句及灼叙語皆不可時與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

上下文亦不相貫姑存舊說

在周工往新邑倂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求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

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

則王之休聞亦求有辭于後出矣

事皆當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謂齊者君於事當惟用

此人慎終之道當如此也一言我今往新邑既使嚮就其有僚

矣明作有功之事務為博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

寬裕之辭於後出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趨事

進功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教其失書說

厥若彝至在周王為一節往新邑至汝亦有辭為一節

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

勳而無惇惇大成裕○新安陳氏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

以從王于周之百工往之新邑也此八字却有照應

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

卷萬氏輯錄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

之道也輯錄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書說汝其敬識百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

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

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

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

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

洛語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襄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新安胡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柴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來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矣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頌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

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父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系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我則人不暇廢汝之命矣

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

民將無遠而至於焉。性之道若故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頌朕不暇連此以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篤叙汝武

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我不廢汝自敘工之命故往歸宗周汝其敬叙武王之事而我留於此修后稷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我民裕矣則彼教民以教民為裕亦無有遠而不至者書說。听朕至永哉為一節篤叙至用矣。武王而引先正為比何也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

稱爲正父。新安陳氏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皆當缺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錫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王若曰公明保予

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養天命和

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批與上章參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幸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也

居師營洛邑定。新安胡氏曰此王既至洛幸祀後與以居也書說。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

也。大也。博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

也。禮氏曰厚尊大祀幸秩大祀。蘇氏曰博宗厚族也將

曰禮者人所宗而尊者故伯夷典禮曰秩宗春官典禮曰宗伯  
博厚人所宗而將秉其禮也下文未定于宗禮亦謂制作未定  
所以言未定人所宗尊之禮也○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  
之事之辭即答公所謂王肇厥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怠祀

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和敬也迓

平不迷夫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

知周公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己德以迎迓

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書說

之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爲既平則無置置方進之意盈而不

矣矣○蘇氏曰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祀

而巳○唐孔氏曰衛獻公云政王曰只公功業油篤罔不若

由審氏祭則寡人亦魯猶是王曰只公功業油篤罔不若

時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書王曰只公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言我退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

成王遷都於洛邑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錫京而廢祖

宗之舊故於洛邑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

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

禽以爲魯後著非是政之舊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

則伯禽就國蓋已矣下文推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

其爲周公不

爲伯禽也

節度留後之意書說先生云史丞相說書亦有命公留于洛唐

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

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

得是周公曰在後之意卓

並與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彤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

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

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固王之謙

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實言此

四方油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

禮

即助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

迪將其後監我士

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人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

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

後於洛也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制曰設四輔及明矣

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上以治為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

為四方之新辟望干君臣交相期望意相照應蔡氏引崇三輔為比豈成周之時亦有四輔郡如洪京兆馮翊扶風之可枚幸

乎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戮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定亦雅曰止也成

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無洛邑所以慰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

替所以慰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氏曰前送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我當以我為正

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始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云云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後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

當無厭倦於安民之事公但勿廢其

所以義利四首則四方其世享矣書

自將謂不驕於人皆敬之樂之○真氏曰公功如此而猶以肅自將以敬自樂可以見公之盛德○王氏炎曰無困猶無倦謂

無倦而欲去勿替其所以示儀刑於我者○一說世周公拜享世世尊享我周無困勿替皆欲公留而勿去之意

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

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博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

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

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乃邦成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

也成王新安胡氏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

也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

自時中又其即將然之辭也

治

子曰以多子越御事焉前

人成於答其師作周字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

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

天下之衆也乎信也作周乎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信後

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政曰子刑儀刑也單

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彈及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群臣等前

成烈者所以成王之刑乃彈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

也效也呂氏曰於王言恭先於已言字先考祭也祭我告子

加考察可也新交陳氏曰作周字先考周家字信之臣之先

以信而率先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與亂為四輔對

觀作周字先考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及責

任之考朕昭子刑即替前公勿替刑之言此云昭示成王之

儀刑則勿替刑其為勿替示成王以儀刑可見矣蔡氏以昭子

為如所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俾來以殷乃命寧字句絕以拒為云云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此謹茲殷民而命寧周公也拒魯黍也一釋二米和

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台以爵也所以裸也宗廟

之禮莫盛於果王使人來戒殷殷殷且以拒魯二占自緩寧周公

曰明禋曰休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

享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休薦

豈非敬之至者則新安陳氏曰自此至五年其求觀朕子

其禮如祭也蘇氏曰懷德乃王歸錫後使人來勞周公公因

祭文武而全載其祝辭也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繫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

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子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願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息齋

洛語

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

亦青雉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命語脈相類

○惠篤叙至朕子懷德此祝辭全文蔡氏分為二節似不以末

二句為祝辭何也惠篤至乃德此公自致禱祝之辭也殷乃至

懷德此公為王禱祝之辭也雖曰祝辭然禱祝之中有規勸之

意末二句歸重於王非徒徵福於先王而已○

周公不敢當成王非徒徵福於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乎所以

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僭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

豈周公之

所敢安乎 戊辰王在新邑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裡

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祝冊諸事以附篇末

在洛舉丞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

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

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

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

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

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禋禘也以圭鬯酌秬鬯灌地以

辭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誥諸者史逸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明成周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諒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誥

繫可考葉吳留洛七年而後公薨之說未見所據何若  
之舊說而從此乎古無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諡保文武王命  
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與梁之明年之類耳兼  
之康誌脫簡之惟三月哉生魄蔡傳既曰周公攝政七年之  
月矣此之惟七年乃曰留洛之後七年而薨皆應攝政至是既  
當第七年留洛之後七年而薨又恰七年耶由此言之則與蔡傳二處自  
相抵牾得之而洛諸失之也

### 多士

商氏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  
篇亦誥體也今古文皆有自洛邑曰方遷商民于  
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監  
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  
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  
事起我宗多遷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  
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服朕奔走臣我  
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  
日仲來德報又曰王仲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  
洛故其言如此黑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  
你也由是而推則召誥及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  
於不然而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  
餘里乃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隣民哉書序  
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  
所作也

### 惟二月

惟二月周公告商王士也此多士之本序  
洛少年之二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  
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  
也

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

此二月爲記洛父年之二月皆以書之篇次意料之耳何以知

其必然耶按召誥洛誥及朕簡在康誥之口月周公正以七年  
三月至洛也三月即彼之三月也得卜經營之後便可告商  
上矣作善者以此事為告商士而作故自錄為一篇而次之洛  
誥之終下得以此事為一月已結了却頭年事而此之三月  
遂必以為為次年事耶七年無兩三月亦無兩三月如此解  
經皆自相敵耳然耳（一）此一篇皆稱王若曰則是  
相宅年之三月作（二）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  
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  
帝（三）弗弔末詳意其為數閔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是天秋大也主  
肅敬而言勤觀言昊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  
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終之也（四）  
以終上帝之事蓋惟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五）  
誥曰不弔昊天為訓甚明此以為未詳何也（六）  
之曰明威致王罰之曰王罰勅殷命之終于  
帝（七）弗弔與受（八）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  
終下又祖之終同（九）  
天不界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十）  
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  
帝取之取者取也蓋我者若之謂者謂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  
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不空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  
哉（十一）  
誰能與之周得天命（十二）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與則誰能與之（十三）  
畏（十四）秉時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  
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  
外乎民氏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十五）  
此言秉彜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十六）  
為我首是天明可畏之效（十七）  
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為即天命之所與與則則  
日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時殷士而潛  
消其觀觀精疑之秋耳（十八）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十九）  
不道逸則惟帝降格罔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  
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發罰（二十）  
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失則理  
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也然亦何間於禁第禁與

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  
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  
淫逸雖有橋詛之咎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陳氏曰天  
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陳氏曰天  
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依德日休即帝之  
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之際惟極乃  
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惡井  
聞故帝降格謹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覆邦董子曰天心仁愛  
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天  
亦絕之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乃命

**爾先祖成湯革夏後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  
後彛孟子稱湯立賢無

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  
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  
也商民觀是亦新安胡氏曰甸如自成湯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百所以修其身恤  
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不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  
保治有殷殷之

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  
帝之則無王若宅天下無彼疆此界之

其心也蔡氏以帝則言求之太深此之罔不明德與下文惟天  
不界不明厥德當對觀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在克明德中來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今後

**嗣王誕罔顧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

**厥汰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  
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

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  
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者國亡而  
身戮也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  
喪亡其致罰皆有

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  
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王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

天顯民祗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王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

**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王若

成言祗承上帝  
以道亂暴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



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  
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

王家我適命上帝臨汝母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

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商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子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

伊訓所謂造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亦念天就

政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亦念天就

矣紂既死武庚又死故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類也王曰猷告爾多

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

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也殷之先世有冊書

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子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

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營迪簡按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按也周公舉

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

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

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猶秉德

出於我而怨我也我惟率循湯故事肆赦爾罪而矜憐爾愚遷

于王都以式化職訓此非我之罪也亦惟天命而已

有德者而用之

德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此而必我之辭也商猶謂之天邑

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高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

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

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商故事憐愍汝故汝

教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

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此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

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

霍也以親我事我臣我宗法成周濟多遜之盛

從爾自退越之地使協此臣事於我家以多為歸順我宗猶言

我家自洛而視殷之故此則殷為遠故以遷之於洛

謂後爾遐迹也

王曰告

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商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

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

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

之辭也作大邑於今者近日之辭也多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

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

知遷民在前而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

作路在後也

乃舊幾有爾田業無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

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

得反所生釋之於文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

多士

不帝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

吉祥所集也不致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

加也豈特冀從不有爾士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

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

他夫自亡國之末商為起家之

始祖頑氏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

用呂說盡之矣惟釋不帝不

有爾士刊竄徙二字尤謬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

有爾士刊竄徙二字尤謬

居王曰之下當有缺文以多字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  
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愚謂多士一書中言以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  
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士爾邑有  
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 無逸

逸者人君之人成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  
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成之則時君出主其可  
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  
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  
先王者王之親也率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  
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賦畀叢雜閭里  
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万世  
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  
深嗟求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又古文皆有  
嗚呼發之則不逸逸則不教教逸之分而歷年之延蓋  
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  
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呂氏曰逸者禍亂之  
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乱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  
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陳

###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輟則非所  
謂所矣  
將如何說  
說雖若可  
道理不如  
能暫而不  
於水鳥之  
居其所之  
之所所不  
作所不可  
鑿非占人  
氏亦本之  
真氏乙記  
云呂說  
逸者以勤  
之依田猶  
無逸

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為百代元龜  
氏之辭曰逸者乃惡之根無逸者乃  
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為百代元龜  
薛鄉柳兄言曰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先生扣  
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兄曰呂東  
萊解所字為居字先生曰若其則不敢如此說  
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  
說雖若可觀只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  
道理不如蓋知○孔氏曰君子之道所不在其  
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  
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曰  
居其所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曰  
之所所不蓋居而不移之謂○新安陳氏曰所  
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取所安居之  
鑿非占人之本意也然呂說為可喜外此則孔  
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所以呂說朱子非之而  
真氏乙記無逸內却全不取呂蔡之說大率倚義  
云呂說  
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拍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  
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  
土則枯民非

無逸

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  
文武之基處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林氏曰惟知稼穡之艱難為念而

而首及乎此有以哉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  
逸者未必能逸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  
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  
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安逸與一官室起一  
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  
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章警之若以始勤終逸澤之是乾健之  
卦有時而息矣後世勸不克終之患未始非此論啓之○南軒

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息服言  
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  
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  
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  
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  
則驕逸之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陳氏大猷曰所

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相小人厥父母  
三宗文王及然聖言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

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  
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語曰諺言視其父母其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養養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便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  
然則又詭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  
所以自逸也昔劉裕舊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

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止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  
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暖且不知艱難而况於王乎○南

頭有上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表顛因盛  
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大戊也嚴

抑諷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  
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思懼而不敢怠荒安寧  
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百年之效也按書序大戊  
有原命咸又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无所攷矣  
註乳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下文言逸樂之損壽○呂

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率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  
命之一端天一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不敢荒寧  
無逸

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德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夫是則之累又不在于言凡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山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豈言乃雍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君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君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

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二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崩廢祖庚立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也祖甲爲大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也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爲王與大甲茲乃不義文以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大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亦不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大甲後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以歷出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助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致

率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大甲明矣

太甲或以為帝甲今攷之經世書二君享國皆三十二年其曰不義為王謂為小人其為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為少此說得商夫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曰六甲帝甲二君皆有證據而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據以為辨太甲為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撓從來無人齒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否則兩說姑並存之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

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天此篇專以享年亦不求為言蔡註其所以間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人莫不好逸欲

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度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為未必害性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

性傷生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備武

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三代前未有也然亦可備經

之一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兩猶異出也故又即我周先王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繼肆怠荒皆私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

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敗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

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

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

功卑服猶為所罰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

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

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

無逸

和萬民

徵說皆美也吳曰朕也柔謂之德則非柔懦之柔恭  
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  
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棘寡則惠鮮之  
者寡寡之人垂首被氣實予賜給之使之育生意也自朝至于  
日之中自中至于下日之男一食之頃有不逞殺欲成也萬民使  
無一不得其所此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素始  
皇衡石程書府文帝備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  
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  
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  
一字是二字先生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微恭者須懿柔而  
不微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可亨又曰柔易於暗弱微  
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  
外懿則有盛藏之意

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度上不黷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取邦惟正之供於常真正  
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厥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安邦皆  
有常供春秋貢於霸王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  
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身中身舉全類也上  
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類也上文崇素儉恤  
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田曰不敢冀冀之小心也此章  
言文王一家法此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向恤窮困勤政事  
戒遊田損橫斂大畧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為  
防後世猶為文王受命勤慎壽之說以啓人生之好說如鄭玄者

周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  
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  
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厥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訓法若順則法也通  
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  
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  
崇飲之類故樂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  
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  
崇飲之類故樂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

無若

君不能無也不可過爾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過于此必絕之使無則迫蹙制矣觀逸適田橫敘之源四者既首用有常經自燻以萬民惟正之似始晚樂者毋自怨曰今日晚樂爾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浸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晚樂必至為約之徒無皇曰今日晚樂蓋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殺王受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猶胥有訓告胥有保惠胥有教誨民無或胥有講張為幻**胥相訓誨

惠順講誨張誨也受各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數息言古人德業已成而將順之非特誨告而已也數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特故當時之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

**厥口詛祝**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

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後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才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繼繼言之

或怨下信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為民而言

**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迪路也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由云者

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  
**厥或告之曰小人**

無說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壹

不敢令怒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

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

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

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皇大大

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念怒不發而已哉自敬德○

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

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

敢含怒而不止則非僅能如人之言而未及反已之功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然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

乃或譁變置虛矣曰小民怨汝詈汝故則聽信之則如是不

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

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於怨詈叢於

人君之一身亦可便於此哉夫小人怨詈之書以知小人之

一篇能領其知故其言則申言既知小人之怨詈不足以為其

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言則申言既知小人之怨詈不足以為其

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矣天豈私怒於其間

哉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矣天豈私怒於其間

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矣吁可不戒哉○

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之謗秦立誹謗法之類○

惟聽正直故謗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謗接故欺誑之言

日至於前大決所積不可收拾矣○

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後然後能

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違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

末章承上章以論怨詈之道然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

也因其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然讓無次矣周公以然

其為邦本國脈計豈淺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

茲者皆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

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愚謂此篇擊所其

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察於此哉○無逸以為之綱而

分先知家穡艱難也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  
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周二王先  
艱難者也或謂王之艱難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  
不亦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為言焉真萬  
世之龜鑑哉

### 君爽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  
篇亦體也周公首呼君爽因以君爽名  
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召公氏謂召公以周公  
嘗稱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  
以爵位先後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論之歷哉斯信  
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居公告老  
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成盛滿難居  
欲辭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  
留之兩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去留他說道朝廷  
不可無老臣又問先生曰此等語不可曉先生曰這  
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思脈了便恁地說了不要逐箇  
字去討便無理會如言箇物事雜理會義則召公不  
已聽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  
去亦召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  
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  
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願寧于上帝命弗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攸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若成以周其  
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器予惟用閔于天越  
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  
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若徐元聘  
曰或謂周公不疑周公前輩辦之悉矣以盛滿而欲  
去周公反覆留之後出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者  
有之挽之使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  
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  
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成王留周公公愴然改  
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  
責而不辭惟不荷於隨所以為信也  
或謂周公去朝廷居洛邑而召公獨執政柄所以  
亦有去志今以洛諸君陳諸書政之周公固居洛以  
化殺民以無逸蔡仲諸書攷之則周公未嘗不在朝  
而設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  
猶未固周公所以諄諄於留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與召公名也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

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

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

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

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

之決實主於召公案註曰自後出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

留不實如何也案註曰自後出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

下之心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求字于

休恃而不自修也意天不福已也謂終出不祥懼而不自強也

意天必禍已鳴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也皆非也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周

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

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

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

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過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

而不案註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

知乎意漢藝文志註謂諸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天命不易天難

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天命不易猶詩

不易保天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

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人光

故不能嗣前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人之明德于我冲子也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正也凡所開導惟

于我冲子案註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

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又曰天不可信

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

命不易天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

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案註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為公曰君

周成王之經歷未為際吾等遂留而不當去也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公曰君

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命太戊大甲之孫伊

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高宗也甘盤見命伊尹

乙大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命伊尹

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

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

化克厥天心自其編履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

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

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

微之德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數

巫賢甘盤而無拍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伊尹**曰殷有聖

賢之君十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

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纂註湯初

嘗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纂註湯初

夏已百有臣扈湯至大戊百二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

臣扈伊尹也持傳說言甘盤盤源也委也○**率惟茲有陳**

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列

之功以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纂註其祭上陟而配天

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纂註其祭上陟而配天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

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

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

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

纂註

其王人無不持德○**伊尹**曰明恤猶湯之顯比顯然以至

公撫恤天下在內則速於卑賤之小臣在外則均藩屏之侯甸

恩被內外公平周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之君嬖昵左右

幽王之私... 國如平王之... 武于號非不... 幽之可謂之... 明恤乎用... 人謂王者明... 至於有為而... 可求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去今汝求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 伊尹而下六... 殷討亦嗣天... 之天命也今... 效亦赫然明... 之邦而身與... 天滅亡加之... 戒則有堅固... 有殺嗣天滅... 蔡傳亦未為... 奭在昔上帝

勸勤也在昔上帝

其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甲重甲重甲重

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 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 君若無

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  
實知天處以是昭明文王德使者見於上覆冒於下而  
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德蓋天佐秉德之君也 武王

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劉殺也單盡也武王

惟此四人殊幾油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

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

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

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

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

或詳或畧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曰此四人尚留祿位言故老猶存也

死若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

子且若游大川子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位誕

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曰其有能格小子曰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亦

哉子往與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

位與未即位同與大也夫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

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

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惟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

盛鳴鳳在郊巷阿鳴于高岡

者乃詠其贊故周公云爾也

于句通收罔勗不及召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成王之

不速亦滛

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命之符召公尚去固不能如五臣輔文王之興鳳鳴岐山為周受

如尹陟臣屬之

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

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

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挾隘去我

不後後人迷惑而失道也

君

厥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  
成其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  
暇其迫切已甚矣夫謀所以實裕之道圖功俟終展布四體  
為父大規後使君德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言**鄭氏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呂氏曰周公自  
也○陳氏曰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

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  
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  
**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實秉茲大

**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

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

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

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汝明勛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

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疆之憂○張氏曰臣若

命作民極置之其瞻以為民極也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勛勳

以解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全當實誠以乘載此大命不

可失墜今而遽去是墜此命非乘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春

遇之德為我周大受無窮之憂責洛帶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

之技分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新安陳氏曰以

命汝為武王願命則茲大命竟指為武王之命為安然蘇氏以汝

明至之恤純為武王之言故以大命為天命也不若呂氏以汝

王曾乘語實報雖不可解畧認大意可也

**公曰**君告汝朕  
**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

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予不

**允惟**若茲諾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後

**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

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戢勝汝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

益加寅畏明慎後人于大盛之

殷宗肥遯誰復故禁謂已與召公糾說王氏曰大臣

今豈汝辭位之時乎謂已與召公糾說之善在平能

讓讓則惟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陳氏

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

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請何且死必引曹參

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克於議也新安陳氏曰讓字貫俊民

字謂明俊民而讓之較優嗚呼篤恭時二人我武克至于今日休我

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

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

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獲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

不臣服然後功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

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勸其所

未至亦人所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

說而從者也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

也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闕于天越民

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誥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

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恭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

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夏氏曰天命難謀民心難

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陳氏大

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茲茲若茲

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段周公以

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諸命之

留哉而



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平乃命諸王邦之

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

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

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感以非義遂相與流言曰

亂以攝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

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

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

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

也三公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

周公以為卿士叔平乃命諸王邦之蔡也周公留位成王

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割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

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

下國家雖欲殺舜舜友愛之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也

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維正三

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平乃命諸王

以為諸侯以見周公之德然於三公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

用分封之也○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

成王崩之時非以幼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

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乃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而後還政之

官總已以聽冢宰未嘗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而後還政之

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若所當先知之也○

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

自滿慶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先生曰是但得

已為此哉莫到無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

可也○看那兄弟不與過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付與

下也○結地校想見他當時日夜去妙那管叔說首周公是

弟今却急所以便發出信件事來却只恁地管叔說首周公是

性又却急所以便發出信件事來却只恁地管叔說首周公是

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友性較慢罪較輕

蔡仲之命

彼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哀切不似諸詩

和乎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

武庚叛周是一段大疎防事若當時不便平自得其謀他如

周初年時事想是武庚日夜去說誘二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

周初年時事想是武庚日夜去說誘二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

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城內之蔡仲之

無子或有而不賢也杜預曰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氏新

出車一乘謂以山車七乘地所出之賦以奉之蓋既囚之又不可

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

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而不符也

則囚之不以弟也蔡叔賢而封之不以父而棄

年三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已字極好味可

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王命

後所謂率德

業

後所謂率德

業

後所謂率德

業

傳曰曰舜命禹未嘗戒以絲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

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

以郊張湯杜周烈矣以其有後得不列於酷吏蔡仲存人其謂

改曰幸哉有子如此與故曰蓋前人之愆也○謂蔡仲存人其謂

臣於孝子之門是惟忠孝矣為子而孝斯為臣而忠古人云求忠

一語不必分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

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詰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

爾其可不戒之哉意正同蔡氏謂有深淺不同以太甲蔡

不曉所謂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呂氏曰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

大而不至於困謹其初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窮雖慮然憂懼

惟厥終也張曰感激者多統於初而怠於終懋乃攸績

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

之國蕃昇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功親汝四鄰

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

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

法服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

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

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感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

不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佔小智耳作與不

作而天章則已然之法度皆中之所寓度即舊章也舊

仲賢創乃父之德謂凡事皆從中道也曰舊章任付不

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

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思徐審訂表裏軍

測姦之言將不得善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

測姦之言將不得善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

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繫維側言乃解其繫維而縱之放逸  
之賜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謀國慮故  
戒之如此○**爾**大猷曰內不憂於已之私習**王曰嗚呼小**  
外不憂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

**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棄我命汝所言也

大解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  
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為不道忠孝兩  
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  
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  
于亂鳴呼仁哉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  
篇按費誓言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

疑當時扇亂不特般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  
故及多方亦誥辨也今古文皆有一蘇氏曰大誥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  
一然大畧以般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  
常怪周取般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般之難也  
多方所告不止般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  
服者非獨般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

母離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  
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礪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  
愧竊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緒然使  
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纂註**林氏曰奄即淮夷之  
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  
即政奄又叛成王戒之而歸縞京諸侯來朝周公又  
紉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爾**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  
意在殷之舊國○**曰**曰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  
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起舊之情乘

內難之際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  
天之太扶特保祐有周者也人之推齒百疾先見則  
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  
真源克登壽考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  
基業可於此占之多士多方辭旨相出入多士既遷  
殷民而濁告新民也故視多方為畧多方既踐奄而  
偏告無邦也故視多方為畧多方既踐奄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  
奄又叛成王征之

杜預云奄不知所宗周錫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  
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之謂宗周衛孔懼之鼎銘曰  
隨葬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錫已封秦宗周蓋  
指洛也然則宗周初无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征奄滅之五月  
錫京○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  
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  
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  
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  
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  
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  
月朔已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  
也多方與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  
後蓋一年有二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  
**方惟爾股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周  
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  
公之命語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  
无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論四國被民而因  
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股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  
罪應誅戮我大降有  
爾命爾罔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  
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  
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也呂氏  
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告四方者何也或奄屢叛驅逐者廣今雖平珍警餘邪遺疾猶  
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發大誥歷叙天命之公前  
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  
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謹告  
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  
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  
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也呂氏  
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告四方者何也或奄屢叛驅逐者廣今雖平珍警餘邪遺疾猶  
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發大誥歷叙天命之公前  
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  
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拜逸遂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  
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  
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  
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  
紂也爾逸与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  
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曰惟帝降格于夏与惟帝降格于時夏同意○息齋余氏曰  
真氏乙記云降格者言帝本降格也如此則不必言有缺文矣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劇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

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

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

若一皆抑塞過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

則始于内變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教不能大進於恭而

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

則日欽崇而專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民之所施政也蘇氏曰麗者也莫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

租稅附於罪法也古者治獄以刑罪為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

以議獄訟開明也古者治獄以刑罪為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

陳氏曰開于民之麗其說不一葉氏較優既與乃大降罰相入

又与下文慎厥職乃勸厥民刑用勸皆相應○呂氏曰原其所

未言之變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

○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无統渙散漫

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假

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

民之聚是皆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界

**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

**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

不能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与播虐于民民无所措其

手足凡百所為无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

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般侯尹民嘗康事紂者

寧不惕然

○蘇氏曰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界之則曰不界

於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謂非人力所能移而其

所以為予奪者以其德与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

志也○孔氏曰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言亂主所任同已者○

其費四向皆窮无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

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葉氏曰簡如簡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義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

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

要囚於戮多罪亦克

要囚於戮多罪亦克

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

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

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

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

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

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

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以爾多方享夫之命

爾多方享夫之命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多方

有辭義同般之亡非自取乎以下

二章惟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

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贖骨者

未盡卒至惡已熟贖骨之惡極口整數一有辭

夏圖厥政不集于其夫降時喪有邦間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丞天惟降時喪

獨索丞進也約以逸居逸淫而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纖惡

不蒸進而忘情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

節皆憑上文非

天肅釋之語

言其逸也猶言醉乎醉

曰其不蠲潔日進

作民主罔可念聽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

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大甲其庶幾矣聖而

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

人心惟危聖人拳

拳告戒豈無意哉

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

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文公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

有之既足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其言不可不學

思所謂念也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

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彰其質之聖矣自恃其

質之狂矣自矜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

作聖也何有

成則不終矣書之言聖狂之

子雖曰不移其有可移之理

後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

終棄之也李氏樞曰紂惡甚矣

多方



人君曰非大無道天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林氏曰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王濬曰孫皓荒淫氣逆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晉武之心惟恐吳之有賢主武王之心惟恐紂之不能改過觀於晉武尤知武王之為德○新安陳氏曰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侵祥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異殷命尹爾多方如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輔文武善承其服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

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

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駸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語我惟大降有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二今我曷敢多誥我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實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夫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

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實介之介爾何不誠信窮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

也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

也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

也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

多方

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沈于正爾乃慶暹不靜自取

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王氏曰我以道曲汝屢矣而信不靜○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為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教告而

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有爾命而猶扭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

孔氏曰教告之謂訓之以文誥戰要囚謂以使其罪耳

謂王即政又叛言曲屢不靜之事○唐孔氏曰昭十二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告以文辭數其罪也戰要囚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陳氏大猷曰教告如大誥多士之訓戰要囚如東征踐奄師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奔臣服

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

不克臬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

臣我監亦父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寧不睦爾惟和哉爾邑

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

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察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思畏也穆穆和敬貌爾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思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勉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恃矣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

多力

自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土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

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齊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

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賁

錫於爾啓迪簡拔賁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

不難至也多士歸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新安陳氏曰自

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厲之也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至此章專提超肯伯正告之介如右賢輔德賚

如錫之山川土田蓋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為胥伯正以共長

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

披表率殷刑殷民而濟泰和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

上之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如息之政也示以好

惡而懲之磨厲之具也此周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

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離逃爾土詰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

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

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伴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

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

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陳氏曰我豈欲多言以告

命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惟敬告爾以天命而已不

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惟敬告爾以天命而已不

詳張氏曰稱天之病無意二十篇帝者二又曰時惟爾初不

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

底誅戮毋我怨九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

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而猶有呂氏曰是又爾更端

餘語願勝之光猶擘然溢於簡冊也為善之一初也蓋數

多方

此初不能故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堪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 立政

旨意則又上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

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祭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奉用無不賢者矣焉氏曰誥體也今古文皆有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其絕筆也為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意忠愛博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孝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林若曰言周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

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罪者

曰綴衣執射梅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焉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者示已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天下矣此王初即政時前此幼冲皆倚成於公故警之如此用意以告王○林氏曰下文宅乃牧即常伯此以為伯下以爲牧以伯為牧民之長也而曰左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樂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小矣○新安陳氏曰常伯等孔氏蘇氏分三公六卿有司傳即此謂六卿則準人豈非司寇又豈六卿外他有平法之準人乎要

之三宅不過王左右大在之別名呂諄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  
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  
平法之大臣也何公卿上官有司之分哉又彼虞有十二牧夏  
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  
十二牧周八卿備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  
以統牧伯者又牧戒蔡氏謂公帥群臣群臣用皆進戒終  
不馮訓皆謂公皆以告戒王耳咸戒咸告義只一詞

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

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

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  
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  
云者致致以專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為  
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惑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  
以為君也即皋陶與禹九德之謀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  
由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員於德乃宅

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編之中所  
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二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  
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

住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  
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无後  
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无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二居之  
意曰氏以三宅无義民一句接下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  
桀之時居三宅者曾无義民未知

揚為務。曰曰領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曰  
氏曰統名之則曰俊而所以為俊者則有九德之別苟不能實  
知篤信于有德之行雖號召賢俊猶无益也自皋陶以九德告  
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人之法焉夏之臣既以宅三宅告其君  
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規強之用其大順于德者必如是乃可  
謂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  
也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之詳及其喪也並至於曾无義民  
信皆不義之人无一君子也然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  
也猶先義民則他可知矣然非人才果與往日也桀之惡德非  
作往日之任用而已住惟俊德是在效見於有室大競顛惟皆

德是任效見於絕世无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

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皇陶亦曰九德成事俊又在  
官未嘗峻俊德而二之宅乃事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

用大臣以宅君之事也下故此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

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三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不式見德亦越者湯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

之光命也二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二俊謂有常伯常

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其位而不曠其

職所稱三俊美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二俊說者謂他日次

縮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其諸養特用或如說者所

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及其宅

俊之用而中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

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懷者及之難其德未易

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懷者及之難其德未易

編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德大治道无

身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則其大者湯升天位大理治上

帝之明命請大治天下使事初昭然各當於理即不釐上帝之

耿命也○  
呼其在受德啟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

受命奄甸萬姓蓋刑進任刑戮者也庶者備諸衆觀者也言

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

其民謂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乃百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

也論夏尚之與亡不出於任用得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宿三宅三俊文武

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也知忱而弗謀面也三宅已授

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

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人君

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忤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隆周

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呂氏

成湯武皆以亦越發語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為

矣亦於成湯而處如足焉紂之時若不可為矣亦於文武而處

如是焉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才同出而異用

人君蓋於此深省乎三宅其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

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

不外見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

化之原苟親觀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無其本矣○新安陳

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數諸侯入為

諸侯古常有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二事宅之官也任人

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

屬也美駕詩美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

大府之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也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

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

司若外府外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

同之長如商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

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

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或與罔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

立政

屬月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師下  
士也見周禮序官 谷藩子善

**也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  
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

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錫於五服之  
間是之謂尹也志載上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

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  
也夫自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

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之序不同者官使之際皆當

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

**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  
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

不言準人者因上章  
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憂心非也即前所  
說三宅有宅心兩若憂心則云克宅厥心方子

○呂氏曰前章敷叙文武衆職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而不議  
其綱也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君心既宅安

居則經出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止人才皆此心之感應也  
文王之官察矣曷嘗求之外哉惟能宅心而已○貞氏曰不曰

克宅厥宅心而曰克厥宅心猶臯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  
修也○新安陳氏曰以宅心為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宅

謂能其三宅之心於文理欠順否則克字下或脫一知字或厥  
字本知字之誤乃可耳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  
備也惟有司有職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

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  
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呂氏曰庶言謂  
為謂刑辟訊鞠庶慎謂  
用事繫利害而當謹戒者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言罔敢知於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  
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

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  
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敢知於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  
言罔知則其意重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思思  
不出位之意毫釐之

辨學者宜精察之  
之矣○王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  
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陳氏曰上文論及常事  
司牧人而不及惟人庶微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  
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者有舉其二者參錯及之

亦越

立政



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敵替其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七意如魏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

王業者文王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

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

猶此叙文王用功而不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敵廢其義德又惟惟文王寬容之德

氏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所謂救功一怒所謂義德

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敵替者也

以率惟謀從之者德聖人所尚故率惟謀從義德非聖人

所專任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

而德之人正與此相反

而言蓋不改父之臣之意此說出於夏氏承上文之用三宅

立政用又故也然深繹文意曰不敢替厥曰率

鳴呼孺子王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

若乃不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

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其業之大歎息而言

之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焉屢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

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長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

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

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

自其君當職分之大故警之不而足也

我其君自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而巳知三宅之心即所以立政

大臣立事為小臣諸家皆以立政

則以為為奉其二以向其一理所未安竊意從張氏之說則立政

仍作書之本意立事乃任人之

氏曰援起立政二字最是下文商人周文王立政則周有立

政用檢人在今後嗣王立政皆提此作書之本意立政之要

在於事物準人

立政下不列三宅則無立事字九是顯證蔡氏於後一節以悟

此意惜於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

民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問我則然思成德

一事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也相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所當慎之事事之責也

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

不終於博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成王以委任三宅

之法也 鳴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无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若已

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

成王之時失度彰礼樂者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

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誤也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

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庶慎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孔氏曰惟以正求理之是未有不得也○呂氏曰簡界正人付之

獄慎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 自古商人亦

也苟不知正道雖端端勿其勿誤能勿誤乎

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

之茲乃俾又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

繹之者能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

其職又繹其才以盡其用故其所以能宅其才也

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任之當矣又繹之詳其所行考其

所就尤堯之詢事考言辭之明試考績也○呂氏曰由繹由其

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

於一時而繹其持以於歲晏者繹之蓋不一端而從也克宅之

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裏相持其審如 國則罔有

是然後俾之為治既俾之為治則一委之其人矣

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无有

立政

從其類也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蘇氏曰

張氏曰儉人者傾巧辨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  
矯飾以為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玉訓厥若正相反○呂氏曰  
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  
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後以其併吉士  
望上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  
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  
治體可識矣儉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救

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則勿有問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足又之不至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惟有司之救夫蓋  
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之重也  
獄之可畏必專有司救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呂氏  
曰獄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尊仰善氣初天永命  
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且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蔡氏元變曰以庶獄庶慎對庶言則獄慎尤重故不及庶言  
以庶獄對庶言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言○唐孔氏曰言庶獄  
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謹官人○王氏曰獄者政其克  
之然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終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

###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也禹迹禹服舊迹也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  
服也觀見也耿光也大力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  
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既獄而繼以治兵  
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  
乎曰周公誥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  
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  
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呂氏曰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  
已不巳而輕用民命者也○呂氏曰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  
○呂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宴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  
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蓋奮張其  
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數而不使扞格推壓其姦而不使謂  
保給之良圖也○古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  
○新安胡氏曰古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  
○陳氏曰方方如也一說嚴正方整也○呂氏曰方方如也一說  
行於天下○陳氏曰方方如也一說嚴正方整也○呂氏曰方方如也一說  
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立政

曰章厥有常吉哉常人與  
吉士同質而異名者也  
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  
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主恩於取捨而治亂分焉此

周公所以愾歎而深致意於卒章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言其用之休祥也言常人於兵

刑之後以常人尤宜任此而謹之歟 周公若曰大史司

冠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

中罰 山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溫為司冠周公告太史以蘇公之獄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

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其所由之獄

列用其中罰而○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無過差之患矣○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刑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求蘇公之此

與有發置官人之刑故告之○陳氏大猷曰周公舉太史命以

例也○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刑也○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冠者○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以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

豈而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

此知室大競休何如哉○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亦如哉○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

王武王至並受不基言文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也

去檢以用常吉詰戎兵謹刑獄為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

為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

為鑿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



